

秋叶落下的音符

□陈国庆

风掠过秋的眉眼，世间便褪去了夏的热烈喧嚣，季节便按下了温柔的琴键。漫天秋叶悠悠飘落，不是落幕的萧瑟，是岁月轻轻弹出的音符。这细碎的旋律，是奏响一曲治愈人心的秋之乐章，是一季时光琴弦上揉碎的诗行。

起风的时候，便是乐章奏响的时刻。没有喧嚣，没有激昂，只有簌簌的轻响萦绕耳畔。一片叶子松开枝头的牵绊，悠悠旋落，不急不躁，在空中划出柔软的弧线。而后千万片秋叶接踵而至，随风起舞，纷纷扬扬。它们在空间辗转、飘摇、轻坠，每一片飞舞的秋叶都是一串曼妙的音符，错落交织，就这样叩响秋日的门扉。

站在秋天的风景里，我感受到生命的丰盈与美好，感受到生活的踏实与生命的温度。此起彼伏，恰似一串串错落有致的音符，在半温半凉的秋意里轻轻跳跃。这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同秋天的每一种果实，都让人眼花缭乱，

等待着我们去采摘、去分享、去品味。

漫步林间，脚下是层层叠叠的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这细碎的声音，便是秋日最纯粹的旋律。阳光穿过疏朗的枝桠，细碎的光斑洒在落叶上，明暗交错，温柔缱绻。风过之处，叶影婆娑，音符错落，天地间满是静谧安然的诗情，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沉醉在这温柔的秋景里。

每一片秋叶，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一生。初春抽芽，迎着细雨微风奋力生长；盛夏舒展，顶着烈日骄阳舒展风华，看过繁花似锦，听过蝉鸣阵阵。历经四季轮回的秋季，看过人间朝夕，最终坦然飘落，归于尘土。它的凋零，不是消亡，是圆满的告别，是懂得顺其自然的规律，是万物生生不息、满含向阳而生的哲理。

有人说，落叶是凋零与落幕的悲凉，是随遇而安的释然。可我总觉得，秋叶的坠落，从来不是消亡，而是一场诧异的流转。春日抽芽，夏日舒展，它们在枝头

熬过风雨、沐浴晨光，倾尽绿意装点山河，待秋意渐浓，便坦然退场，归于尘土，滋养来年新的生机。这世间最从容的成长，大抵便是如此，热烈绽放，潇洒自如，温柔而笃定。

世人总叹落叶飘零是离别的序曲，是归去来兮本心的沉淀。可我总认为，秋叶飘落的姿态，而是对大地深情的回馈。它曾沐浴晨光雨露，滋养枝丫繁花，见证四季更迭。当秋风乍起，它随风寻觅，不恋枝头养育，不怨岁月清寒，轻轻落下，依偎大地怀抱，化作春泥，守护来年的岁岁芳华。这叶落的音符，唱的是成全、是感恩，是大自然最执着的坚守。

人这一生，亦如秋叶。春夏奋力生长，迎风舒展，接纳阳光雨露，热烈地绽放自我，不负韶华，不负时光。夏末秋来，繁华将尽，慢慢释怀。我们总畏惧离别与落幕，执着于长久与繁盛，却不知世间万物，起落浮沉皆是常态。要明白春暖花开是

寒冬褪去的惊喜，叶落归根是游子对故土深情的告白。

秋叶落下的音符，是岁月赠予人间的箴言。它告诉我们，人生从不止于盛放，从容落幕亦是圆满。人生旅途，有春光烂漫的热烈，有夏日灼灼的张扬，自然也有秋光沉静的淡然。就像落叶，不必执着于高悬枝头的璀璨，褪去繁华，沉淀本心，便是最好的归宿，坦然接纳岁月的起落，亦是一种通透的人生。

每一片飘落的秋叶，都是岁月最灵动的音符。那是岁月低吟唱给人间的清歌，那是光阴写给秋天的情书。秋天的光影，正在演绎关于生命的从容谢幕与静待重生，就像这季节里注定要凋零的叶子，都是一个小小的终结，也是新生的开始。在这个季节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故事，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留恋。虽有结束，却也铺就了新的路径，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把我们带入下一个新的旅程。

晨光如歌

□张绍琴

许多年不用闹钟了，早已形成的生物钟总是在 5:30—6:30 之间唤醒我。很多时候 5 点多醒来，窗外一片寂静，曦光初露，淡青色的天幕上疏星镶嵌，似乎还带着一丝朦胧的睡意。我迅速穿上速干衣和跑鞋，下楼在小区的步道上跑半小时，回家冲澡，晨读，准备早餐，一切都来得及。今天 6:10 醒来，这个点和平常相比，稍微晚了一些，我只好将晨跑变成夜跑。这样偶尔的中断，我好像有点释然的感觉。

打开笔记本，编辑发送草稿箱中的公众号。这个花费的时间不多，也就是全文检查一遍，最后确认语句是否通顺，格式是否有误，然后一键发表。为了增加流量，我同时转发朋友圈，发到读书群。写公众号对我的写作有或多或少的帮助，同时也能在工资之外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所以近两年来，我一直在坚持着。然后读几首古诗。古诗是文友在群里发的晨读内容，我跟着一起读了好多年。读诗，也写诗，诗歌给我平凡琐碎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亮色，也带给我一种认清人生平凡，却依然觉得日子可爱，依然保持着热爱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半小时后，准备儿子和我的早餐。儿子吃煎鸡蛋，或是鸡蛋面，我吃煮鸡蛋。煎煮同时进行。煮鸡蛋时，也煮一点蔬菜，一个土豆，或一个红薯，或是一根玉米。人生过半，我慢慢学会了过日子尽量不将就，早餐必定保证碳水、蛋白质，蔬菜水果齐全。忙完灶上的活儿，赶紧从冰箱中取出水果，清洗装盘。青春期的儿子仍靠闹钟叫醒，如果前一天他忘了设置闹铃，或是早晨闹铃响了顺手摁掉，继续睡觉，到点时我便提供叫醒服务，赶紧走到他的卧室门口唤几声。儿子的饮食习惯比我味重而单调，清淡了他说没味道，年轻时我也是这样，所以理解并尊重他。当然，不理解不尊重也不行，近十八岁的儿子不是靠简单的几句对身体有益之类的话就能说服得了。水果摆在餐桌上，儿子偶尔吃一点，大多由我一个人消灭完。

读高三的儿子 8 点补课，我 8 点上班，同一条线路，远近不同，7:30 我们收拾好各自的东西，换上鞋子同时出门。吃完早餐，儿子出门时拿起一盒牛奶，边走边喝。乘电梯时，儿子熟练地要过手机，

打滴滴。走几分钟，出小区，我们赶到乘车地点时，出租车差不多已到达。走在路上，儿子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牵着我的手，不再需要我给他讲道理，催促他，我得提高步频才能跟上他的脚步。这种和儿子一起赶路的感觉真好，有一种儿子初长成，引领着我，我们向着希望共同奔赴的美好感觉。

儿子先钻进出租车的后排，照例往里面挪动身子，给我留出空位。他听着手机里收藏的歌单。晨风从半开的车窗溜进来，吹起他额前的碎发。车子穿过苏醒的城市，早餐摊的热气一团团升起来，又弥漫开，菜市场人头攒动，烟火味十足。红灯时，我瞥见路边花坛中的三角梅开得正好，红红紫紫，热闹非凡。想起一句话：“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时间流逝着，也生长着。这个早晨终将过去，但每个用心生活的瞬间，都融入了我的生命，长成岁月枝头艳丽的一朵花。

我先到点，打开车门时，儿子的“拜拜”也跟着响起。车车载着儿子继续向前驰去。太阳慢慢升起来了，金光铺了一地，新的一天，正浩浩荡荡地展开。

甜歌四十年

□王治刚

业。一盘放完，父亲忙令我：“去换一盘。”我踮起脚，按下弹出键，换上韩宝仪的磁带。歌声从《天竺少女》变成了《粉红色的回忆》。没几天，我和父亲都会唱了。许多时候，父亲刚起个调：“夏天夏天悄悄过去”，我便接：“留下小秘密”。母亲笑骂：“两个大男人，成天唱小姑娘的歌，不害臊啊？”

1986 年，父亲从城里扛回一台双卡放音机，还买了三盘磁带，全是甜歌，其中一盘就是李玲玉的。阴雨天，父亲不能下地干活，坐在堂屋边听歌边编凉席，我在一旁写作

2004 年，我从小学调到中学教书，买了一款 MP3。火柴盒大，能存上百首歌。周末去县城网吧，USB 线插进主机，屏幕上跳出磁盘图标。把网吧老板早下好的李玲玉、任静的歌曲拖进去，又新建了卓依

婷的。千禧年后的卓依婷，嗓子不像李玲玉那么脆了，多了一层奶糖似的软。《恭喜发财》腊月里满大街地放，可我总偷偷单曲循环《潮湿的心》。她唱“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尾音往下坠，像我班上那个没考好的小姑娘，鼻子一酸，又不肯哭出来。

2012 年，我来到县城工作，买了笔记本电脑。右下角常年开着播放器，“甜歌”文件夹里添了龚玥。龚玥的声音不像李玲玉那样亮堂堂地往耳朵里钻，她像在远处哼，哼着哼着你就凑过去了。听她唱《十送红军》，声音不亮，是灶膛里将熄未熄的炭火，把这首歌唱成母亲在门框边望断的炊烟，让你不自觉地设置成了循环播放。同事笑我：“大老爷们听这？”没想到，过几天，他问我：“《十送红军》是龚玥唱的吧？”

再后来换了智能手机，音乐 App 里搜一下就能播，我把那些甜歌混在一个歌单里随机播放，真能做到一次听个够。

四十年了，那些甜歌都在，我们一家子都跟着唱。歌是甜的，我们的心也是甜的。

小说《村里的小先生》——

秋天之分

□刘泽安

（上接 2026 年 8 月 21 日 4 版）

他的菜有没有？这成了他的问题，也是学生的题。他想的是如何把这个问题自行解决，免得窗台上的纸条一两天就出现一次。解决的办法也不复杂，学校周边的土地不少，跟老百姓商量商量不是什么难事。土地问题究竟是不是难事，他没有仔细想过，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在老家也没有种过菜，不懂得具体什么季节该种什么菜。翻书查一查吧。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和老百姓商量土地时出了点状况。

学校大石包边上的土地是高家大叔的，土层不厚，高大叔却种得也不赖，真正属于荒地的也不多。见了高大叔，他热情地凑上去说：“高大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小先生，有什么事就说。”高大叔嘴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小先生”，他愣了好几秒钟，脑壳里没有转过弯来。

他还是好奇地问了问：“高大叔，怎么想起叫我‘小先生’呢？”

高大叔哈哈地笑了起来：“小牛老师，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里以前是个寺庙，叫中峰寺，寺庙里有个小书院，老百姓叫它凤凰书院。只不过能到书院读书的孩子不多，家里没钱少粮的可不行，但老百姓对书院挺尊重的，尊重书院里的老师，称他们‘先生’。”

“是因为这个，我也被称为先生吗？”他有点受宠若惊了。

“不是先生，是小先生。那时候的先生年龄大胡子长，你很小，胡子都还没有抻破脸皮，比读书的孩子们大不了多少，叫小先生多好听。”高大叔说起来就没个完，让他正事都差点忘记了。

他马上接过高大叔的话茬：“高大叔，我找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能不能在附近找块空的地？老百姓不种的土地。”

“拿来干什么？”
“我想学着种点菜，麻烦学生总归是不方便。何况天天都要吃，总不能让学生天天拿吧！”说得有道理，老百姓应该支持吧。

“小先生想种菜？如果是为了在学校吃菜方便的话，完完全全没有必要。”高大叔话中有一种自豪感，“在我们板栗村小学校，从来没有哪一个先生会没有菜吃！从来不会有缺菜吃的时候，不论这个老师从哪儿来！”

“这我就搞不懂了，这跟我商量找一块空地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老师种菜就完全没有必要！我可以保证，如果哪一顿没有菜了，尽管来找我就是，管够管饱。”高大叔停了停，“小牛先生想要一块地的话，还得跟穆支书说一说，由他在村里统一调配才好办。你种菜的话估计不行。”

他有点纳闷，为什么调地种菜要找穆支书？

白露过了不久，学生们送菜的品种变了。菜送来了，家长没有说菜的名字，小先生便叫不出菜的学名，小名就像是狗刺、草花一样，比如茭白、茭笋、菰笋、高笋，都与笋有关，但又不是乡村里长的竹笋。“菰”字不常见，是一种生长在浅水里的植物。古代，人们种植菰，就像现在的人种水稻一样，算是一种粮食，但这个菰要结果，结的果子被称作菰米或雕胡米，是俗语中的“六谷”之一。古时候种植全是原生态的，没有农药，菰生长在田间地头，有时也会染上病虫害，种植菰的人们发现，当菰染上某种病菌后，就不会抽穗，但看起来又没有生病，反而长得绿油油的，生机勃勃的，同时菰的茎部不断地膨大，大得有些让人难以置信，逐渐形成了纺锤形的肉质茎。这样的肉质茎，就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茭白。慢慢地，菰的名字消失了，茭白成了这种植物的新名字，并且传播得很快。当然，后来人们也知道了这种病菌的名字——黑穗菌，它是寄生上去的。久了，种植的人们专门繁殖这种有病的畸形植物，把它种成了蔬菜。

茭白小的时候叫茭儿菜，春天采了可做菜，炒鸡蛋或肉丝、烧汤，都是好菜品；夏天可做茭白汤，或者像竹笋一样晾晒之后再吃，与用酱油腌好的肉同蒸，是一道美味。

有人盛赞茭白：“生于水中的茭白，有着与生俱来的洁净、清新气质，既可蔬，亦可果，有至佳味道，难怪有人以生食为乐。”

他就给同学们这样讲茭白的故事。同学们听完小先生讲的故事，嘴巴都流出了口水。但他们也不是太明白，家里种菜哪有那么复杂！也没有去纠结学名或者俗名，叫什么都不重要，送给小先生才重要，何况还能听到故事。但孩子们有一点很清楚，小先生也吃不到茭白做出来的美味，小先生没有那么多的作料和配菜，茭白也只是茭白，在板栗村小学，小先生也只能简单地处理。

秋分已到，那应该是个丰收的季节。小先生想自己获得丰收没有错，只是调地的事还没有落实。算了，还是享受享受自己在学校里的秋分之夜吧。

（未完待续）

偷偷地爱着自己（外二首）

□姜义华

偷偷地爱着自己
在清风里醉饮
在青山中拈香
一心向往理想寻诗的人，又怎能
勘破执念，任飞絮满身、寒岩听浪
学不会折腰趋附、俯首周旋
做不到昂首临风、坦荡疏狂
灼日风沙深处
散作一粒孤冷无依的微尘
四十六岁的盛夏，草木葳蕤
我躲在长江源头的岩隙处
偷偷地爱着人间，爱着自己

影子

夏天真是美好呀
热情而又执着，丰润而又明媚
金光点点的树荫下，我的影子
朦朦胧胧，零碎又完整
恰似我的人生，不断走失
不断重复
漫山草木岁岁枯荣，坡上长眠的公婆
静卧在这片光影中
在四季不停的凝望下
慢慢地，淡在了日光里

夏天

夏天的自白
是一声蝉鸣，一轮晴日，一脉青山
在万物丰盈里谱成长歌
曲调越是高亢
世人越是步履匆忙

夏天的爱情
是一阵骤雨，数声惊雷，一弯凉月
探进炽热心动
心意越是滚烫
晚风越是缠绵

我的老友们
层峦、古木、芦荡、走兽
以生命奔赴繁衍
在生生不息的时间里
悄悄孕育，下一个清秋

蔡风